

寒

疫

合

編

萬家甘雨

甲子夏楊超





⊖ 《寒疫合編》原版本书影



⊖ 王光甸故居



③ 编者征求老中医对整理《新刊寒疫合编》的意见



④ 本书整理组合影（从左至右）

前：陈先赋 叶济川 李介明 陈永良
后：刘福源 肖坤海 叶廷钰 王旨富

新刊《寒疫合编》说明

四川晚清名医王春田所撰《寒疫合编》，是一部伤寒、瘟疫并论的颇有特色的著作。是书对于我们今天学习研究伤寒和温病理论，以及在临床运用上，仍有较大的价值。

为继承、阐扬中医学术，发掘、研究四川名医著作，成都中医学院陈先赋、王旨富、陈永良老师和什邡县中医院叶廷钰医师、什邡县中医学会肖坤海同志，在什邡县卫生局、中医学会的主持下，协力对本书进行了整理。什邡县副县长叶济川同志对本书整理予以大力支持。特别是四川省政协主席杨超同志特地为本书题笺，对我们鼓舞甚大。

这次新刊的《寒疫合编》，是以同治三年什邡徐家场原版本为底本，以民国二十六年成都正古堂刻本为主校本，并参阅经典著作和各家著述，进行校勘的。书中增加了《王春田传略》一篇，并特请成都中医学院李介明副教授为本书撰写了评介一篇，以便读者。插图和书影，亦是此次整理新刊的。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春田先生在书中引用经典条文和各家论述时，多有增、删、并、调之处，与原书篇目次序和原文字句并非尽同。这次整理，以尽可能保持本书原貌和不失经义为原则。对书中所引各段经文和各家论述，参照原书进行了校勘。

我们希望新刊《寒疫合编》能成为是书的一个较好的本子，但由于水平关系，校勘中的错误以及其他方面的不足之处一定不少，切希阅者指正。

公元一九八四年夏六月

王春田传略

王光甸，字春田、号丰慈山人，什邡县徐家场（今莹西镇）人。

先生受业于本乡宿儒周宝斋先生。先生“天性颖悟，机识通灵”，夙寝内、难，伤寒、金匱诸典，尤对柯（韵伯）、吴（又可）等医家学说推崇备至，就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壮年后，始涉足游学生涯，曾“入太学，过黄河，历秦晋燕赵之都，登太行华岳……。”寻师访友，开阔眼界，学识更精。

清咸丰五年（1855年），李（永和）、兰（大顺）起义云南。咸丰十年（1860年），义军入川后，经什邡遭遇地方团防阻击，大战于李家碾、灵感寺、慈母山、花牌坊等地，“兵戈扰攘，井里丘墟”，百姓惊恐，先生旋携家人隐居于彭门半慈山麓（今彭县境内）。

同治元年（1862年），“烽烟少息，而瘟疫盛行”，先生目睹百姓贫病交加，民不聊生，则毅然出为施治，无不立起沉痾。为济世活人计，先生将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和临症经验加以总结，辑为《寒疫合编》。此书凡四卷，同治元年夏脱稿，在当地付梓，1937年由成都正古堂再版，在川西北民间流传甚广，百余年来，其书成为这些地区学医者的必读之书，诚如计静康先生序曰：“吾知其书，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万家甘雨，其在兹乎”。

先生治学谨严，实事求是，师古而不泥古，指出：“读古人之书，必得具一付眼孔，勿为古人欺，亦不致自欺也”。临症讲求四诊合参，辨证论治，处方用药，恰到好处，所以对不少疑难

重症，先生方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故名声远播。先生学习虚心，善于总结经验，收集单验秘方，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无论是樵夫、药农，只要有一技之长，其方验之临床确有一定疗效者，都一概收集，加以整理。

先生为人治病，无论贫贱富贵，皆细心诊治，经常给“因贫不能延医”的病人“医药并捐”，扶危济困，深受县人爱戴。先生性情耿直，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更不畏强暴，对地方恶势力倍加痛恨，曾因一事仇视“保正”的专横拔扈，以此遭到种种迫害，不得不离乡背境，出走自贡，在该处行业至歿。

此外，先生还著有《茗余新话》、《燕云小草》等文学著作，惜均已失传。

《寒疫合编》浅评

伤寒与瘟疫皆为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之病，前者系指外感风寒疾病而言，后者统指感染疫疠之气而成的多种急性传染病。自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确立六经辨证原则，已为伤寒病的诊治奠定了基础，至于瘟疫，古代尚乏定见。明代吴又可著《瘟疫论》，倡“戾气”学说，立“九传”之论，是对瘟疫病原、病理和证治经验的系统总结，被后世学者称为“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为医学之功臣，补《伤寒论》之所不及。但明、清以后，学派日兴，或宗伤寒，或尚温热。宗伤寒者，谓温病（包括瘟疫）治法不出伤寒范围；尚温热者，以为伤寒方多不能治温病。学术争鸣，莫衷一是。且伤寒注家众多，虽互相发明，有功仲景，但亦有各执己见，彼此齟齬者，使后学徒滋困惑，无所适从。清代王光甸（字春田，四川什邡县人）有感于此，于是奋志编写《寒疫合编》（以下简称《合编》），旨在融贯寒瘟学说，便于学者掌握运用。书分四卷。卷一、二为伤寒部分，对伤寒六经辨证及有关伤寒各症的辨治，分条论述。除摘引《内经》、《伤寒论》原文外，广采各家学说，或加按语，阐明作者创见。卷三为瘟疫部分，论述瘟疫之病源、初起、变证及九传治法等。除摘引《内经》、《伤寒论》及诸家有关论述外，主要根据《瘟疫论》，兼一己之得。卷四为作者总结当时流行的多种瘟疫证治经验，附有防治验方。末载半憨医案，记录作者治验十余例。书中各条论述之后，均概以歌括，易于记诵，学者称便。书成刊布，流传甚广，嘉惠后学，泽及于民，故有“万家甘雨”之誉。兹总

括其学术经验之特色与优点，约有四端。

一、寒温并论，酌古斟今：作者认为“伤寒瘟疫，乃人间最酷之灾”，而医者往往“是此非彼”，“一见瘟疫之传，辄以伤寒两感之法治之，……及伤寒病见，又疑疫先夺热之说”，皆因寒瘟未辨，表里莫分，故“杀人不悟”。因此主张对伤寒瘟疫，均应加以细心领会，不可偏执一家；并谓“读瘟疫书，必先读伤寒书，使胸中有本，自可出入于寒疫之间矣”。故《合编》先论伤寒，后论瘟疫，分别将伤寒瘟疫之病原、传变及证治大法，条分缕析，辨其异同，详其治法，使寒瘟二证，判然黑白，令学者易晓，临证不致迷误。尤可贵者，作者排除学派之偏见，兼采各家之擅长，反尊经崇古之陋习，开酌古斟今、崇实求真之风尚。例如书中明确指出瘟疫感受异于伤寒，治法与伤寒迥殊，详辨瘟疫宣疏、汗、下之法，是善于吸收吴又可学说而加以发挥者。对古代汤方，亦不轻信盲从，主张量证用方，择相宜而载之。如《伤寒论》中之大柴胡汤，柯韵伯以为原方无大黄，作者认为表里两解之剂，非有大黄不能合法，故不从柯氏之说；又四逆汤，原方仅姜附甘草，柯韵伯谓当有人参，作者验之临床，肯定了四逆汤加入参的回阳生津作用，故同意柯氏见解。再如卷四论述各种瘟疫证治，乃作者从实际临床中总结的新经验，为进一步研究瘟疫病的防治提供了资料。以上均说明《合编》寒瘟并论，无所偏主，崇尚实践，酌古斟今的科学精神。

二、荟萃群书，提要钩玄：作者潜心医典，融会各家，贯以临证心得，故书中论述伤寒、瘟疫各证，皆考之《素问》、仲景，证以群言，揭典籍之秘奥，括诸子之精华，而断以己见。其

论伤寒，既引《内经》及《伤寒论》原文，又采摭各家著作；论瘟疫，除以《瘟疫论》为主外，又上考《内经》、仲景之文，旁引喻嘉言、陈素中诸子之论。例如辨伤寒忌汗诸脉、论治表证逐邪三昧及辨动气等，皆征引张景岳之说，阐释深透；辨病之阴证、阳证，引舒弛远阴阳三十二字诀，简要可从；辨结胸，引朱丹溪、张景岳、《医宗金鉴》等，皆各有发明；辨斑疹引《医宗金鉴》、陈素中等，区别其伤寒、瘟疫的不同证治。论瘟疫下法，除根据吴又可之论，强调邪客宜早逐，详列可下之证，指出勿拘下不厌迟之说，及逐邪勿拘结粪外，作者又在按语中谆谆告诫：“虽曰温热病不比伤寒顾忌，然亦必有下证，可入大黄于清解药中，以荡邪热则可，若但见可下之机、不待粪结腹鞭，辄以大小承气与之，不顾忌人元气，似亦过矣”。要求学者参看仲景论下各条，庶无太过不及之弊。可见作者不仅善于吸取群书之精粹，而且多有一己之创见，故其书博收约取，精要切用。

三、详参脉证，谨察阴阳：平脉辨证，四诊合参，系中医诊断之权衡，“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乃辨证施治之准则。作者医理精湛，结合临床，其论病识证，无不详析脉证，善辨阴阳虚实所在，故分析病机，有论有据，论治处方，紧扣证情。例如论腹痛证治，根据腹疼而小腹硬、身热、口渴、脉洪弦或沉数，判为实证、阳证；依据腹疼而小腹软、身无热、脉浮虚或沉弱，而判为虚证、阴证。实证治以推荡之法，又因病者体质之强弱，分别给以承气汤或大柴胡汤；虚者则治以温补之法。论呕吐证治，亦根据脉证，辨析三阴证之虚寒呕吐、火热上格呕吐和水逆呕吐等，分别予以不同治法。词简理明，启迪后学不小。又半

憨医案中记载一年逾花甲患者，“手足厥冷过膝，烦躁不宁，大便时下清水”。前医皆从脾肾阳衰处治，病情反剧，出现神志昏迷，循衣摸床等危象。后延作者诊治，切“其脉沉细，按之有神，静观其变，知为纯阳无阴之证”，“遂以黄龙汤与之，下败粪，舌上津回”而愈。似此“热极旁流，阳极似阴”之证，若非详参脉证，细察阴阳虚实所在，焉能药到病除，着手成春。

四、体用相契，学验并臻：语谓“学以致用”。医学为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之一，尤需学识广博，经验丰富，有体有用，方能救死扶伤，服务人民。《合编》博收约取，重在契合临床。故其编写内容，主要针对寒、瘟二证，医者易混难辨的实际问题，援古证今，详析其病原、证治之异同，俾医者疑释惑解，临证如烛照雪明。书中自治方药及收采单方、验方、秘方，多自出机杼，疗效卓著，说明作者善于收吸众长，推陈出新。医案中记载瘟疫及杂病治验若干例，辨证精确，从中可窥见作者学识经验之一斑。在编写形式上，书中除摘引典籍及各家精粹外，又将各证之病机、脉证、方药，编为韵语，琅琅成诵，便于临证应用。《合编》医理透彻，联系临证，行文流畅，层次井然，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现了作者学识与经验俱臻于精湛之境的素养。

综上所述，《合编》是一部内容精要，深入浅出，临床实用价值较高的中医学著作。故书成之后，不胫而走，获誉医林。虽因历史局限，书中论述瘟疫证治，尚有不够全面之处，但作者独辟蹊径，寒瘟并论的治学方法，和酌古斟今，崇实求真的科学精神是值得继承发扬的。现为发掘整理本省古医籍，共襄振兴中医事业之盛举，已将《合编》重新校点，即将刊行，爰浅评其内容价值以为弁言。

李介明 1984年5月

~ 7 ~

寒 疫 合 编 序

医药之书，汗牛充栋，求其上溯轩岐之大源而不悖，下作后学之津梁而不诬，八大家犹瑕瑜互见，矧其余乎？仲景先生为轩岐后一人，著《伤寒论》，圣德神功，师资后世。喻嘉言、柯韵伯、方中行、张路玉诸家，互相发明，无愧继往开来，不可谓非仲景之功臣也。诸家书或讥叔和之谬，或辩《金匱》之诬，纷如聚讼，词多而理逾晦，书多而志不专，茫然观海，渺无涯际。瘟疫一证，更无专法。明·吴又可出，始论及之，与伤寒治法迥殊，判于冰炭，有功后学不浅。乃俗医不读其书，不明其理，概以伤寒目之，杀人不悟。或谓仲景论著伤寒，惜不及瘟疫也。予谓仲景之书，简要该括，万理咸萃，人自不详审耳。如发热不恶寒而渴者，温病也，方列白虎、黄连、梔子、承气等汤，已开治温法门。夫六淫之为病，总不外乎六经，温疫非即六淫之燥火证乎？后人于温加瘟，而讳言之，学者不明乎此，概曰伤寒，主脑先错，多至于死，不然迁延时日，岂不冤哉！王子春田，抱干济才，尝从予游，不屑屑于章句，迨入太学，过黄河，历秦晋燕赵之都，登太行、华岳，吟啸以归。予尝赏其燕云小草，知其眼底胸次，岂一艺所能限耶！惜遭时乱，隐居彭门半憨山麓，兵火后扎瘡盛行，死者枕相藉，春田出为施治，无不立起。盖其天性颖悟，机识通灵，读古人书不泥古人法，伤寒瘟疫，判然黑白，明若观火故也。因病世之学者，误己误人，心甚悯焉，乃编《寒疫合编》一书，括诸子精华，发自心卓见，注论而外，继以歌括，俾学者娴熟其歌词，即解其义理，即知其寒与疫也，即知

其某经病当用某经药也，即知其传不传而进退活法也，真救人于反掌，事半而功倍。君之虚怀，推予先觉，书成走以相质，予喜不自胜，谓曰：君真快人，言之明快如是。亟劝付梓，以广其传，以寿诸世，吾知其书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也，万家甘雨，其在兹乎！何莫非大展干济之怀也哉！永为医学津梁无疑矣。故不揣毫昧，为之弁言如此。

时同治元年十月朔日 识于锦城惜阴书屋罗江友人 计恬 静康甫

补刊寒疫合编序

什邡王光甸先生著《寒疫合编》一书，卓有见地，学识丰富，经验优长，于以寿世寿人，为功岂少乎！惜岁月久淹，翻刻多讹，怒焉久之。丁丑春正古堂吴君秉直，利济心宏，爰取此书四卷，嘱为校仇。亥豕自惭识陋，乌敢妄訾，乃又不获固辞，仅以篇中义理讹错者，正之约计数百字，其有未可通处，尚希阅者再事匡补，务使王君著述苦心不致为手民所掩，则赵璧重辉，昭垂宇宙，不亦懿欤！

时民国丁丑春正月 双江刘安衢序于蓉城

自序

伤寒、瘟疫，乃人间最酷之灾，医药不当，多致杀人。盖皆不明于寒疫之旨，而入旁门岐路，是此非彼，以为法遵古人，不知古人亦不免有误今人也。何则？汉自张仲景出，发明《素问》论著《伤寒》，为千古医宗。晋·王叔和注于前，宋·林亿诸公注于后，金·成无己、刘河间，明·方中行、陶节庵以及清·喻嘉言、舒驰远、柯韵伯，群贤并注，彼此咀嚼，致使后学身迷城，东西莫辨，何能正其是非也哉！一见瘟疫之传，辄以伤寒合病，两感之法治之，杀人不悟。犹谓彼绝证也，于医何罪。及伤寒病见，又疑疫先夺热之说，表里莫分，误人已甚。此所以读古人书必得具一副眼孔，勿为古人欺，亦不致自欺也。

国朝王竹坪先生，辑群贤注论为《伤寒撮要》一书，条分缕晰，燎如观火，诚医门法宝，济世慈航。但其篇轶浩繁，艰于记诵，因括其精要，兼以一己之得，逐条为歌，并及吴又可《醒世六书》，编为韵语，合为《寒疫合编》歌括一书。俾使读者便于记诵，而无是非淆杂之患，医门捷径，不无小补。若谓编注仲景之书，则愚岂敢。

时同治元年长夏半愁山人王光甸自序于留鸿印雪之轩

寒疫合编歌括目录总序

新序

王春田传略

寒疫合编浅评

原序

补序

自序

卷一

经义

逐日顺传歌

三阳禁忌歌

传与不传歌

论脉歌

景岳太阳论

太阳虚寒合少阴表证歌

仲景原文一则

阴阳证辨歌

景岳阴阳辨证论

阴阳辨证歌

景岳阴毒阳毒论

阳毒阴毒歌

景岳阴证似阳阳证似阴论

阳阴辨似歌

景岳表里说
表里歌
李士材少阳论
少阳小柴胡治证加减歌
小柴胡药须佳方能奏效歌
王竹坪注论
仲景三阳阳明证论
三阳阳明证治歌
景岳三阳阴证辨
三阳阴证歌
内经两感论
景岳两感说
两感歌
景岳合病说
合病证治歌
陈素中合病并病说
并病证治歌
三阳标本治证歌
仲景太阴原文三则
柯韵伯论注二则
太阴本病歌
仲景太阴脉证三则
柯韵伯论注一则
太阳证治歌